



这些常见而略知的邻里

□阿坚

看似不紧不慢的日子，回首一望，我们居此临江之地已然13年了，朝气的小区也凸显出老迈。这些从四方会聚而来的邻里，天天可见，能叫出名字的，则寥寥无几。楼里楼外，总有家长里短，逸事趣谈，每每私下说及，便只能率性而呼。

譬如同楼的“垒垒”婆婆，十三年里，从清晨早起舞剑到唤着狗狗上街买菜，从拄着拐杖散步到坐着轮椅下楼晒太阳，再送去养老院，已然奔百岁了。而我们仍未知她的姓名。叫她“垒垒”婆婆，是其爱犬叫“垒垒”也。

同楼还有一位“蛋黄”婆婆，老伴是中医，把脉观苔时，她在旁边抄写处方，夫唱妻和多年。岂料世事无常，老中医八十寿辰后不久，一日早餐因吃蛋黄呛室，那口气没能缓过来。“蛋黄”婆婆便由此而来。祸不单行，次年“蛋黄”婆婆回乡参加侄孙的婚礼，也摔折了腿，从此至今，便难离拐杖了。“蛋黄”婆婆拄拐行走时，总要哼唱几句经久不衰的老歌；或高声念叨着佛家的谶语，给自己鼓劲。人活着，年长抑或年轻，艰难困苦时，给自己鼓劲，也是人生真谛吧。

有天散步遇见“奥运”婆婆，一脸的憔悴，让旁人吃惊。问之，方知她的经历令人瞠目结舌。半年的时间，先后送走四位亲人：丈夫、母亲、哥哥和小姑子。她说，这一年里人都恍惚如梦，才缓过气来下楼走走。嗟呼，这般的生死离别，真可谓旷世罕遇，能挺过来确是坚强。称她“奥运”婆婆，是其孙儿于北京奥运会开幕次日出生，活脱脱一个福娃，顺势就取名奥运，也祈望吉祥好运。

同楼的一位老师，看见他的第一眼，就中风而跛了。多年过去，因了知识与顽强，从艰难步履，到丢掉拐杖，他一天天地好。与其同期中风而疾、甚为年轻的病友，有的已经病逝。他却嗓音洪亮，一步步地出门取快递了。他喜欢找别人说话，常与一位婆婆促膝交谈，状如母子俩。有天在水池旁的靠椅上，他给婆婆讲俄罗斯文学，说有两位托尔斯泰：“一列夫，一阿……”我散步路过，便由然给他取了诨名——“阿托品”。

同楼另有一对夫妻，男人戴一副眼镜，瘦高瘦高的，有些蔫啦吧唧；女人则虚胖。夫妻俩一出门，

无论散步还是上街，必依偎而行。妻子紧紧挽着丈夫的手臂，仿佛一松手，男人就会飞走似的。我给他们也取了个诨名——“生死相依”。

能相依而行，足见两人还存亲密。老夫老妻，也需要亲密度的维系。这种亲密，并非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、欢情缱绻；朝夕之间，有一个笑颜，有一声问候，有一次牵手，便可将“亲密”挽住。

一位老姐姐，年长我们几岁，不知住哪幢，更不知姓名。晚饭后散步，遇见了，她总是笑盈盈地打招呼，响亮地喊一声妻的网名“山月”。老姐的丈夫去世多年，独自带大两个孙娃。她也不再寻伴，说一个人过日子撇脱。小区的歌咏、舞蹈、走秀等活动，她都热心参与。不是显摆，只为开心地活着，哪怕唱着跳着突然就倒地上……老姐姐有句常挂在嘴边的话：“我要欢(huai)喜去死。”她口中那“欢”的发音，忒有韵味，像鸟语的婉转。说完便爽朗地笑了。

每每在阳台上观望，瞧见老姐姐楼下走秀，我便对妻说：“‘欢喜死’走过来了，还像模像样的。”

小区东门有一个凉亭，艳红的三角梅从人工搭建的木栅栏垂挂下来，成了妻最爱逗留的地方。多年前在此与一位老姐姐闲聊，她的直言不讳，让我们笑得弯腰。

老姐姐和她的丈夫，一个重庆人，一个上海人，都是新疆建设兵团的职工，退休后，丈夫随她归根于重庆。两口子寻常各要各的。丈夫可能重庆没有朋友，常见他肩扛一个硕大的编织口袋，鼓囊囊的，不知在外面捡些啥东西。

两口子终于形影不离，是因了一次意外：丈夫从数十步的阶梯摔下来晕过去，送医院转危为安。出院后有些神志不清，行走也不利落了。于是儿子给买了轮椅，老姐姐就常推着丈夫，一起散步，一起上街购物。后来她丈夫可以短暂行走了，就推着空轮椅散步，或让老姐姐坐在轮椅上。就这样，一会你推我，一会我推你，轮椅成了两口子的玩物。

忽然又听说她丈夫住院了，至此就不见两口子推着轮椅玩。再于三角梅下遇见老姐姐时，她泪眼婆娑地告诉我们：他走了，就葬在木洞的公墓里，前天去看了他。又想他了，这就出门乘车再去看他……



有天散步，遇见一位老姐姐，低声细语地叫我“徐老师”。她的招呼，惊讶得让我愣住。彼此并不认识，更无交集，她怎么知道我姓徐呢？再次于电梯遇见时，她依然一声“徐老师”。这才知道我们同楼而居。我不可以再稳起了，特嘱妻子打听，方知老姐姐姓李。以后又遇见时，她仍一声“徐老师”，我则一声“李姐”。以礼相待，就此解我尴尬。

老实说，于我们同住一层楼的六户人家，我仅知两人的姓氏。可能是我的自闭所致吧！

与我们房门相邻的一户，多年空置。忽然搬进一年轻人，还带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。偶尔看见年轻女子进屋，却不是男孩的母亲；因为没多久，该女子就不见了。再隔数月半年，又有别的女子进门。

年轻男子戴副眼镜，文质彬彬的，待人也和气。每每遇见，他总会点头笑笑；我则摸摸男孩的头，彼此就算交流了。

这些常见而略知的邻里，走的走，留的留，一茬又一茬。江水长流，岁月不老。我们都终将散去。
(作者系重庆铁路工作局副局长)

抚慰乡愁

□春润

这里太美了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。奇峰峻岭孕育着无限生机，天地浑然一气，于云雾中见旷幽，景致奇幻缥缈！给人祥和、宁静、神秘之感。在这仙境一样美的地方，种着品质高、味道醇厚清香的好茶。

沿着林中小道往山梁上走，越走风光越秀丽。森林能储存水分，总能源源不断地给茶树提供水源，青石溪也常年不涸，清澈怡人。森林也是鸟儿的王国，不时能听到林子里响起“噉噉喳喳”的声响。想必是山中的精灵们听到人的动静，或惊起奔跑、或四散藏匿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这真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好地方，到处都充满着惊喜。悠悠花香在茶树间结出轻纱幔帐，嘤嘤鸟语在茶叶上翩翩起舞，每一片茶叶都浸润着快乐的因子。

微风吹拂下，树梢轻轻地摇晃，是那般的温柔，那般的恬静。登上山，仿若范仲淹登岳阳楼，“则有心旷神怡，宠辱偕忘”。这个季节，正是茶花开放的时节，一垄一垄的茶树上，挂着像星星一样的花朵，茶花的花香似茉莉花香，却更浓馥，还有一股甘甜味道。成熟的茶花花朵，在花蕊中间，蓄着一小包蜜汁，像蜂蜜一样香甜，茶花开放，空气裹挟着茶树花香……

云栖茶山是江南茶厂来开发的。在一处清雅的茶室里，人们从精致的茶筒里，拨出一根根茶叶，那茶叶直如笔杆，翠绿欲滴，披着茸茸的白毫，芬芳扑鼻，沁人心脾。洗茶、冲泡，那茶叶便化作一只醒了的翠鸟，在雾气里缓缓地亮开翅膀，一片片地舒展挺立，引颈歌唱。我接过一盏茶盅，本是不懂品茶，也不禁置于鼻下贪婪地嗅着，还没沾唇，便已醉了……

喝完茶，神清气爽地逛青石街，倒是别有一番滋味。清澈的青石溪穿街而过，溪水欢唱，飞珠溅玉，溪沟两岸长满奇花异草，给青石街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。一年四季，都有人慕名到青石溪来旅游。

当地的小吃也很有特色，有豆豉、烧包谷、土豆腐、炸土豆丝丸子等，好多都是童年的记忆。看见村民正在打红苕粉，将红苕洗净，放机器里打成粉状，然后盛在大池子里沉淀。一段时间后，把池子上的清水舀了，下面就是白白的苕粉了。苕粉皮炒腊肉和回锅肉，别提有多香了，是老少都爱吃的佳肴。一位年轻村民说：“我们这儿民风淳朴，热情好客，有好茶叶，有特色美食，一定要多来耍。”

一定会再来的，在茶香中恣意地醉一回。因为，除了茶香，还有什么更能抚慰浓浓的乡愁呢？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梁平区委组织部)

外婆的酒糟

□余敏

外婆做的酒糟在四里八乡小有名气。

酒糟也叫醪糟、酒酿、甜酒等，是由蒸熟的糯米经过发酵而形成的一道独特的风味小吃。在我儿时的记忆中，多年前外婆还住在乡下的时候，每当年关将近，就陆续有人背着一袋糯米上门，委托外婆帮忙做一坛酒糟，这个时候，她总是笑着应承下来。

糯米泡发一个晚上后，第二天便在柴火灶上蒸。等锅里的水开始咕咕地冒着热气，水蒸气像云雾一样从锅中汹涌而出，蒸熟的糯米出锅了，倒进大盆子里，为了防止粘连，要用筷子不停地将所有米粒分散并翻转冷却。外婆手脚麻利地忙碌着，热腾腾的气流在厨房里氤氲飘扬，灶膛里还有柴火温暖的火苗在跳动，时间的光影激荡着，让寒风习习的冬天也显得格外暖和。

隔壁房间的角落里早已备好一个温暖的箩筐，说它温暖，因为里边铺上了一层干燥的稻草，还在上面摊开一床厚厚的棉絮。将酒曲捻成细末倒入糯米里，搅拌均匀后盛入一口大坛子中，坛口盖上毛巾，然后塞进那个翘首等候的箩筐里，再将棉絮的四个角整理好，把坛子严严实实地包裹其间。

外婆特别嘱咐，这几天万万不可随意揭开棉絮，可那口坛子有一股特别的魔力，让我不时地想去靠近它，哪怕隔着棉絮使劲地吸一口气，闻一闻气味也好。前两天坛子像进入了梦乡，沉静而无声无息，到第三天，隐隐透出一丝淡淡的甜味，于是我欢欣雀跃地跑去告诉外婆，外婆却告诉我不要轻举妄动。又过了几个小时，外婆才一脸郑重地打开棉絮，揭去毛巾，这时一股醇美香甜的气味迫不及待地扑面而来，让人猝不及防，如痴如醉，凑近一看，只见糯米浸润在一汪清澈透明的清泉中，更加洁白无瑕。外婆在这一闻一看之间，点点头说：“可以出窝了。”

过年前外婆也会为自家做上一坛酒糟，作为春节招待亲朋好友不可或缺的吃食。一张桌子上盛上满满一大碗，先放在长辈面前，用调羹舀上一勺，甜甜地喝一口，醇美的滋味顺喉而下，顿觉齿颊生津满口留香，再把碗传给下一位。一碗酒糟就这样在桌子上轮流传递，品尝，人人啧啧称赞，眼见碗中酒糟已见底，复去坛子里舀满，直到大家吃得心满意足，尽兴而归，原来生活中点滴的幸福与满足，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

犹记得在我6岁生日那天上午，趁外婆和母亲在厨房里准备饭菜，我禁不住坛子里散发出的那股香甜气味的诱惑，偷偷舀了半碗酒糟，一个人美美地喝完，不过片刻工夫，一阵酒意袭来，踉跄几步便醉倒在床上。

直到掌灯时分，我在母亲的呼唤中醒来，揉揉眼睛打量四周，才发觉错过了今天重要的生日餐，委屈的泪花开始在眼眶打转，母亲慈爱地笑道：“喊了你好多多次起来吃饭，你含含糊糊地说还想睡觉，便没有再叫醒你。”

外婆的酒糟，入口醇和、甜润，它那醉人的芬芳，包裹了生活的柔情蜜意，甜而不腻，香而微醺，让我沉醉在岁月的光阴里，回味悠长流连忘返。
(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)

